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二六三號
一〇一函
五架
五四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一二六三號
五四冊
二七五函
二四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63	
冊數	54	25)	
函號	275	251	

別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七

禮部左侍郎 臺山 葉向高 編纂
翰林 太史 瀛海 張以誠 校正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仝梓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則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華谷嚴氏曰正小雅皆中庸尊賢親親体群臣柔遠人懷諸侯之事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音僖陳

戒之辭也安成劉氏曰釐与僖同祭而受福也○慶源輔氏曰定正小雅爲燕饗之樂歌正大雅爲會朝之樂歌比之大序政有小大之說更爲明切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正人君可歌○安成劉氏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享群臣故其辭氣歡忻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每事以詩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附之孔氏曰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变者謂之变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变者謂之变小雅故变雅皆由音体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朱子曰亦是变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慶源輔氏曰至於其变則不可以側言但以其声之有合故附焉而已矣以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安成劉氏曰其有可考者則已各見本篇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国爲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卷首卷之篇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呦音幽　鳴叶音芒　苹叶音旁　笙叶師莊反　簧音黃　好呼報反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藾音賴蕭也爾雅注曰今名藾蒿青色白莖如筯〔陸氏曰〕始生香可食又可蒸食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儀礼燕礼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升歌鹿鳴○〔廬陵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二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簧笙中之簧也〔華谷嚴氏曰〕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声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安成劉氏曰〕儀礼有饗有食有燕〻則无幣食則无献酒於饗有酬幣於食有侑幣鄭氏謂酬幣以酬賓勸酒侑幣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侑勸之周行大道

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孔氏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註云礼成樂脩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安成劉氏曰〕燕飲至旅酬正礼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人道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廬陵李氏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盖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西山眞氏曰〕鹿食苹則相呼呦〻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孔氏曰〕王肅云飲食以饗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疊山謝氏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

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望於佳賓者有愛我之心則當示我以至道也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稱以道也云記緇衣篇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蓋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

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

而不淫也與慶源輔氏曰言人君以私意爲惠而不本歸於德義則君子不肯自留矣也今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群臣嘉賓之受宴也已非以其私惠而不顧德以自流處也故曰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歟○安成劉氏曰陳澔云記言人有私意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夬不肯自留處也故引詩言不留私惠之義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

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

嘉賓式燕以敖敖牛刀反

興也蒿菣去刃反也廬陵羅氏曰荊楚之人謂蒿爲菣即青蒿也本草注曰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孔氏曰古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目視物爲示傍見示人物作单示字由是經傳中示與視多相乱

恌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

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

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程子曰言加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學之之意使人儀法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

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樂音洛　湛都南反叶持林反）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陸氏曰】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盖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和樂之意永久无數有旨酒以燕樂其心則又不止於養口体為觀聽之美而已其所望於嘉賓教示之意盖深至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鄉飲酒注曰諸侯鄉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亦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咨謀于賢智也○學記注曰宵小也肄習也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劉氏曰】古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群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〻麗南山有臺二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安成劉氏曰】先王作此詩以燕享賓客後乃推而用之於諸侯之燕禮又用於卿大夫貢士之礼又用於大學之教習盖不專用於天子也今鄉之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礼矣然考儀礼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

二南諸侯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然於
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
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
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
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
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
處此豈得樂而盡其心乎慶源輔氏曰范氏說破君子豈爲飲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礼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爲媚賢之甚也各盡其道而已○安成劉氏曰先王之宴臣下食之以賓客之禮樂之以琴瑟之將之以筐篚之實而其求之之誠則又燕樂其心而欲其示我以周行此其多儀之及物所以爲王公之尊賢也

騑芳非反　倭於危反　盬音古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
貌盬不堅固也呂氏曰說文云鹵海爲鹽池爲盬盬若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
故爲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
而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
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
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
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

公是以内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慶源輔氏曰古之勞詩皆然也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劉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慮父母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嘽他丹反駱音各馬叶滿補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遑音皇

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華谷嚴氏曰跪者雙膝着地而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也○三山李氏曰人意謂不遑暇居處耳○慶源輔氏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翩翩者鵻翩音篇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鵻当作隹叶朱惟反下叶後五反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父扶雨反

興也翩翩飛貌鵻夫不也廬陵羅氏曰夫方于反不方浮反又如字也尔雅作鳺鵓音同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鵻屬將養也○翩翩者鵻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

人乃劳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劳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慶源輔氏曰】君之於臣能体悉之如此則臣之所以報上者又當何如哉古人事君得以展布四体而死生以之者亦以人君感之者无不盡其道也○【疊山謝氏曰】忠孝不両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劳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真切而言之也

杞音起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興也杞枸音苟檵音計也【華谷嚴氏曰】本草云名仙人杖西王母杖根名地骨羣粹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子樹杞鄭屬也南山有杞湛露杞棘山木也此詩苞杞四月杞攅北山言采其杞枸杞也○【慶源輔氏曰】上兩章陟述其私恩公義矣故三章四章又述其託物起興而又道其不遑養親之情

駸助林反駸侵寝二音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懐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叶深審二音

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劳之耳【疊山謝氏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父母来告者安得不聴其請乎此盖設言欲使人臣忠孝两全也○【孔氏曰】臣有劳苦患上不知令君劳臣言乃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其情以劳之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恩意偏多故承上章再

言之○華陽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慶源輔氏曰三四章旣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此章又言其以是情而告於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而君上探其情而爲之言者詳於私恩而畧於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豐城朱氏曰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缺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處也爲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供又何以爲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解於用力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

慶源輔氏曰或己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用也

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爲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

春秋魯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々侯饗之哥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々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但儀礼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同鹿鳴四牡皇華儀礼皆以爲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斈始須教他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安成劉氏曰此詩始作本爲勞使臣也其後又與鹿鳴之宴賓皇華之遣使者同爲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爲言則此三詩其皆作于武王以後也歟

皇皇者華（華芳无反 叶芳夫反）于彼原隰駪駪（駪所中反）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隰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惟恐无以副君之意此所以每懷靡及也苟存此意則諏謀度詢必咨于周自不容已也○程子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故為使者惟慮不能宣達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廬陵歐陽氏曰言原隰者其道所至也每懷靡及者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盖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以為戒者即穆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為教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婉而不迫也○豐城朱氏曰每懷靡及者每事而思之則必歎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疲隆之在所當奉上德之厚而歎其无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為使臣者固唯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所以劝勉之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諏子須反 侯二反）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三山李氏]曰周爰咨諏徧於其所而詢問之○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廬陵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慶源輔氏]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諏謀度詢者事也有是心則有是事矣程子之意蓋謂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己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故後四章皆述此意而已

○我馬維騏騏音其六轡如絲絲叶新齊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謀叶莫悲反

賦也如絲調忍音刃直也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耳下章放此[廬陵歐陽氏]曰諏謀度詢但叶韻耳詩家此類甚多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烏毒反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度待洛反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安成劉氏]曰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二章之如濡也

○我馬維駰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詢叶余循反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無雜毛者今名泥驄○

孔氏曰雜毛是体有均調也詢猶度也二種之毛相間雜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爲君遣使臣春秋内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説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

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慶源輔氏曰范氏說是餘意夫君臣一体已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已言哉○眉山蘇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章施於礼樂不獨用於勞遣意者以其声爲先後放○朱子曰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雜各指一事歎說得精切懇到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見得實主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加實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无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監又云不遑將父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華云每懷靡及其後便云咨謀咨詢看此等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鄂五各反　韡韋鬼反　弟音待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巨山李氏曰何彼襛矣與論語言唐棣之華則尔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尔雅所謂棣也○呂氏曰今郁李也華鄂

扣承甚力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illegible]氏曰〕已傳以爲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实韡上而光明故以比兄弟○〔華陽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慶源輔氏曰〕只是以豈不韡上只豈有如兄弟一句耳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爲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爲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鬪鬩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朱子曰〕此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這見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以有詩然鹿鳴四牡等篇詞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詞多激切意若有所懲創則周公因管蔡之事其後更爲此詩無疑矣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石準反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变故以死喪急難鬪鬩之事爲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則人或以爲朋友與兄弟等耳先王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有差故特言之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脊井益反令音零 難叶泥沿反 欵叶舟反 叶陀涓反

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嚴氏曰］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上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嚴氏曰］雪姑也況發語辭或曰當作怳況上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程子曰］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兄弟相應如此也○［范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濮陽曰］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亦言於兄弟之詩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

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眉山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踈故此詩每以告之本心既得則由親及踈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三山李氏曰］以天屬之親故急難之際能盡其兄弟之恩也然則朋友之義可廢乎曰非也親踈之義則然鄉人鬬者閉戶可也同室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親踈之義如此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

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兄弟鬩于墻（鬩音宜許歷反）外禦其務（務春秋傳作侮罔甫反）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戎叶而主反）

賦也鬩鬪很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鬪很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臨川王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恃也〔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左曰懿美也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國語富辰諫襄公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閈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言猶禁他人侵侮已若百里喻遠也）○廣源輔氏曰死喪相恤急難相救固足以見兄弟之情矣至於方且鬪鬩于內而忽有外侮則同心而禁禦之則真見其情之不容已者朋友於此則豈能如兄弟之相助乎

（喪去声）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生叶桑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安成劉氏曰經文所謂喪乱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之急難四章之外侮也集傳所謂非朋友可比者雖言三章之良朋永歎四章之良朋無助然二章之所謂懷與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及也〕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眉山蘇氏曰人居喪乱既平之後不知前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易以生怨故有以為朋友賢於兄弟者〕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儐賓胤反　飫於慮反　樂音洛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孔程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疊山謝氏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恩情稔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畧也籩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饜飫亦可樂矣何如會集兄弟不惟和樂其情親義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孺子之無不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好呼報反　翕許及反　湛荅南反叶持林反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疊山謝氏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三山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人之常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若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久相樂也○問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與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苦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生故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語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朱子曰此所謂生於憂患死于逸樂那二者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也須是恁地看○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言急難危殆之時惟兄弟為

能相救六章七章又言燕樂和平之際無兄弟則亦無與共享而久安之反覆而言則兄弟之情相與切至而不可解者自見矣

○宜爾室家家叶古胡反樂爾妻帑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乎就用乎字爲韻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

名而已矣凡學盖莫不然【新安王氏】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和以全毁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之矣管蔡是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相樂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窮究樂妻子之理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爲然常人思慮不能及遠以爲兄弟情疏無甚損益患其浅陋而不信故使深思而遠圖之也○【慶源輔氏】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然兄弟不具則雖和樂而無親慕之意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然兄弟不翕則雖和樂而無不厭之理然則兄弟之具翕是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乎疑辭也不自以爲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又觀周公之言如此則其所以誅管蔡者是豈得已乎所謂處聖人之不幸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

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慶源輔氏曰自死喪而急難自急難而小忿所謂言之雖若益輕以約也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則自厚而至于薄雖薄而猶有不能自已者焉則所謂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程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事故也○〔安成劉氏曰五章言喪乱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以患難相與之意而継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有甚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妻帑結七章所言而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入有以考驗之也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楽兄弟者樂歌之和平也〕

伐木丁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嚶于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相息亮反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永嘉陳氏曰聞伐木於山中者其声丁丁然相應又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者相隨出於幽谷而遷高木听其和好之声則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問神之听之終和且平〔朱子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听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又曰楊氏云五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伐木許許(許古反)釃(釃所宜反)酒有藇(藇象呂反)既有肥羜(羜直呂反)以速諸父(父扶雨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顧叶五反)於(於音烏)粲洒(洒所懈反)埽(埽蘇報反)陳饋八簋(簋叶已有反)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舅其九反)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咎其九反)

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邪余遮反)許盖舉重勸力之歌也〔安成劉氏曰淮南子道應訓章瞿煎

對梁惠王曰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詩序曰韓詩云劳者歌其事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蹐反上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禮記郊社特篇註謂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問縮酌用茅恐茅乃以酌朱子曰某亦疑今人用茅縮酌古人芻狗乃酌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人酣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尓雅注曰俗呼五月羔為羜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毛氏曰人君友其賢臣○孔氏曰称之以父親親之辭也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同姓小國曰叔父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長樂劉氏曰簋入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礼之數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孔氏曰天子呼諸侯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所界反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

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華陽范氏曰亭適不來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慶源輔氏微我弗顧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顧念夫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恩意之不至而於朋友之義有過失也夫朋友之隙常生於逝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其彼之於我如何是誠處朋友之要道也

○伐木于阪阪叶孚脔反釃酒有衍籩豆有踐踐在演反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餱音侯以愆愆叶起浅反有酒湑湑思吕反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

矣

興也衎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

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婚姻之黨唐杕杜雅常棣頍弁斯干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乾餱食之

薄者也廬陵羅氏曰說文云乾食徐鍇云今人謂乾飯為餱○華谷嚴氏曰公劉乃裹餱糧王制乾豆注謂腊之以為豆實愆過也湑亦酤也毛氏曰以筐曰泲以藪曰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酤買也坎坎擊鼓

聲蹲蹲舞貌疊山謝氏曰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法可見古文之妙也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

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

輙

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

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程子曰有盛饌當以燕樂朋友不相踈遠或乾餱不相及亦人之失德也故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義○眉山蘇氏曰民之失德乾飲相遠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與所愛者有則酺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慶源輔氏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盖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餱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尤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

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

之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朱子曰然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單音丹 除音樹）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廬陵歐陽氏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〇須溪劉氏曰詩人爾君雖古人爾君之常抑非此無以著其親愛諄至之情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程氏曰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庶衆也〇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臨川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劳不足以上荅唯稱其福禄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强以爲者也〇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固也使我君無不極其單厚其於福祉無不見其除舊而生新矣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便見其盛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意也〇安成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其所歌非同一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辭同歡此詩者蓋人臣子之祝報其君唯願其福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參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〇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戩子浅反）
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名慈）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禄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慶源

〔輔〕氏曰此章又言天使戒君無不盡善云爲動作無不宜適而亦既大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藟〕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不足其所以交相與者如此閭與大禹贊舜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且與加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語意正同蓋此詩歆於宴享之際以答前詩加樂歌於繹祭之日以答鳧鷖皆祝願人君之辭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董〕氏曰尒雅云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川く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廬陵〕歐陽氏曰此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如川流之浸長而益增之○〔東萊〕呂氏曰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以莫不庶也既庶矣則欲積累至于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如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

蠲古玄反饎尺志反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安〕成劉氏曰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遇與祭之士齊戒謂七日齊三日戒之類滌濯謂溉濯祭器掃除宗廟之類

饎儀礼有饎爨注炊黍稷曰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氏曰〕自殷以上則禴禘烝嘗王制文也周去夏禘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尒雅注曰〕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禴嘗嘗新穀烝進品物○〔須溪劉氏曰〕禴祠烝嘗各倒一字此音節也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太王以下也〔鄭氏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盩音綢○〔史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孔氏曰〕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太王之前皆為先公○問古先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于組紺以上則此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鷩冕諸侯之服此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嘏音假○〔廬陵羅氏曰〕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詞〔孔氏曰〕少牢禮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廬陵羅氏曰〕此章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禮絜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廬陵曹氏曰〕臣之愛君原其祭祀而獲福謂能誠意以奉其時祭則神之報以壽考者無窮矣蓋受福本於祭祀祭祀莫大於時祭而日吉曰蠲又可見其誠意天保之詩皆祝君之福而此章原其因祭而受福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安成劉氏曰〕此詩所以荅前五篇然則前五詩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

弔都歷反詒以之反福叶筆力反黎音離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臨川王氏曰〕民無所施其

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群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其奄反黑也首也百姓庶民也爲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廬陵彭氏曰〕神詒之多福民及百姓皆被及之日用飲食則豐富充足偏爲爾德則孝弟忠信蓋上有多福之君則下受多福之庇也始言民繼言群黎百姓廣而言之正脩已安人安百姓之意也○〔華陽范氏曰〕君所爲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群黎百姓皆爲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華谷嚴氏曰〕此況君之福而祝君之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焉若盡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又曰德者民之所自得而曰偏爲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哉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慶源輔氏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言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義以見其君之德存神過化民皆由之而不知但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凡動靜作止無不在其君德化之中其所爲者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洪範五皇極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鄭氏所謂則而象之先王所謂猶助爾爲德之音皆在

其中矣○〔安成劉氏曰〕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爲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與

恒胡登反 騫起虔反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孔氏曰〕八日九日月体大率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此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問承是繼承相接續之義如何〔朱子曰〕松栢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廬陵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此又欲其求久故多引長久不壞之物以爲況○〔藍田呂氏曰〕上言神享之矣民助之矣福祿無以加矣又欲常享是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承而無

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栢喻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其進盛悠久相繼無窮之意而已

天保六章章六句

〔廬陵歐陽氏曰〕六章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文意重復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耳○〔程子曰〕天保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天台潘氏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煩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四章則以祭祀先王先公爲言五章則以偏爲爾德爲言羔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禄愈遠而愈彰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董叔重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豐城朱氏曰〕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栢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群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illegible]

如此君燕其臣臣媢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叶則故反）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家叶古乎反玁音險狁音允）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長樂劉氏曰〕謂芽初出土上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此遣戍役之詩〔廬陵彭氏曰〕上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士大夫以体國爲心固有不待勉者至於小民之愚或以爲上之苦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若夫師還之日皆從而勞之聖人忠厚之意也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

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華谷嚴氏曰雖托爲軍士自言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凌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慶源輔氏曰薇之作是始出戍時也歲之莫是來歲歸時也此章言其將行之情故云靡室靡家不遑啟居知其爲玁狁之故則上之遣我者出於不得已而我之義亦有所不容已也此所謂風之以義○安成劉氏曰不遑啟居則勤苦矣曰歸曰歸靡室靡家則悲傷矣此所以叙其私情也一則曰玁狁之故二則曰玁狁之故又因風以公義也一詩之中唯以私情公義反覆爲言所以感人者深矣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口溉反○廬陵羅氏曰怨也左氏傳云敵王所愾之心矣慶源輔氏曰此言萬世用兵之定法順之則吉悖之則凶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音仲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東陽許氏曰防秋宋遣戍之名○建安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渴叶巨烈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三山李氏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

壯而剛以見天時之変尔

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眉山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其在路之情故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凡人之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飢載渴以戍未定靡使歸聘言我行徃未至戍所則固無人可使歸問其室家之訊也戍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偹道此四事以慰之○[安成劉氏]曰此章曰歸而心憂甚飢復載渴其私情亦甚苦矣然我戍未定而靡使歸聘則公義以爲重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

盬音古

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無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射者○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朱子]曰剝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孔氏]曰十月名爲陽陽君子爱陽而惡陰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

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長樂劉氏]曰言將帥與役者勇於報國而不敢顧其親也○[程子]曰歸期雖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

歸也〇〔慶源輔氏曰〕憂心孔疚切於仁也我行不來安於義也情與理並行不相悖也〇〔安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既風以義而叙其情又叙其情而風以義也

〇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華芳無胡瓜二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車斤於尺奢二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也（爾麗）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業業壯也捷勝也〇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程子曰〕四章五章皆勸以義也〇〔慶源輔氏曰〕既言其情又言其義則體之者切而風之者深矣夫所謂風之者亦非是當大人初無此意而上之人特為此以風勵之也此亦皆戍卒之本情但聖人能通其志耳上之人能通其志如是則下之人亦皆以上之心為心可知矣

〇駕彼四牡四牡騤騤（騤求龜）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弭弥氏反　服叶蒲比反）豈不日戒（戒叶訖力反）玁狁孔棘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

問傳曰腓猶芘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某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芘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芘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程子曰〕此非大義所係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㧞本已定只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

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所交反弓末也也

〔華谷嚴氏曰〕左傳云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簫簫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齟齬也

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居言反弓衣也矢服也戒警棘急也〇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

〔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為偹禦也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〇〔華谷嚴氏曰〕遣將率戍役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之

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程子曰〕器械弭服是也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永嘉陳氏曰〕玁狁孔棘宜若倉皇不暇為計矣方且優游暇豫作歌詩以道達其誠心此所以旌旗變色士卒生氣也〇〔安成劉氏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盛偹而於章末專以公義為言所以美之所以風之也〇〔慶源輔氏曰〕戎車既為君子之所依乘又為小人之所芘倚而其行列之整治器械之精好又如此則豈可不日相與警戒乎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見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則又見其偹豫不虞不以我之強盛而忽彼之可防也

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雨于付反

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悲傷莫知我哀

霏芳菲反　哀叶于希反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

華谷嚴氏曰楊柳依依即首章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即首章歲亦莫其首尾申言亦丁寧以安其心也○程子曰春而往冬而還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歸思之切者也○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出之時也二月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時十三月也路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述其情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体悉之心無有窮極也且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人情所患莫切於行役之勞飢渴之害皆中心傷悲而莫有知其哀者則從於不得其所而無所告訴今歌詩遣之述其勤苦則人不知其哀而上知之此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也○三山李氏曰遣之而謂莫知我哀則知之者深矣○安成劉氏曰此章預道其往反勞苦憂傷之甚又專敘其情以爲終也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問首章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捨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也其序恐如此朱子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

則成於婦人女子之口故但可見其大略耳○疊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体群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牧叶莫狄反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來叶六直反召彼僕夫謂之載矣載叶節力反王事多難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註邑國都也界各十里而異其名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音帥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廬陵歐陽氏曰前所爲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華谷嚴氏曰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慶源輔氏曰前四句則所以承乎上者嚴且重矣後四句則所以飭乎下者厲且敏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郊叶音高設此旐矣旐音兆建彼旄矣旄音毛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旆叶蒲寐反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瘁似醉反

賦也郊在牧內安成劉氏曰都城外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也蓋前軍

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孔氏曰〕將言建旐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

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旐注旐於旗干之首也

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

也〔周禮圖注曰考工記云鳥隼旟以象鶉火畫朱雀與隼以示勇也〇〔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首鶉尾鶉火是也〇〔朱子曰〕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

〔揚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

其方以爲左右前後禮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氏云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

進退有度各司其局〔鄭氏曰〕度謂伐與步數局即分也

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

況兹也或云當作怳況上声〇言出車在郊建設旗

幟幟音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

往大責重爲憂而僕夫亦爲之恐懼而憔悴耳朱子曰胡不猶言遐不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〇〔慶源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方整爲謀必深圖功以成不然輕佻率易始同兒戲耳安能有所爲哉

〔東萊呂氏曰〕古人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

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

也〔疊山謝氏曰〕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爲將帥者憂心則情悄爲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懼蓋於用兵也〇〔竟齋黃氏曰〕臨事而懷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此誠行軍法也〇〔華谷嚴氏曰〕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勞慰之也

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

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

襄（襄音相）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也[毛氏曰]近玁狁之國也 彭彭衆甚貌交龍爲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九峯蔡氏曰]襄駕出其上也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慶源輔氏曰]言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衆方知其所以出師之意在於城朔方以拒玁狁矣理直義明故車馬爲之壯盛旗[illegible]爲之鮮明而大將南仲之威名亦隨之顯赫雖臨乎朔方而逆知玁狁之難於是而可除矣有前章之戒俱然後有此章之奮揚所謂静翕而動闢自然之理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程子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城朔方之功也○[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皆本於公義以勞之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雪載塗（[illegible]子付反）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爲泥塗簡書

戒命也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問二說[朱子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以同志相恤之謂然此天子之所戒命不得謂之隣國也○[孔氏曰]古者無紙若有事則書之於簡故謂之簡書○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遣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新安胡氏曰]王氏云黍稷方華季夏時也雨雪載塗春東始釋時也玁狁在北昆夷在西是謂多難故下章序伐西戎之功○[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攘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啓處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述其往來時久故處不遑之情且曰當此時非不思歸也畏此簡書而不敢耳此尤可見其体悉之詳也○[華谷嚴氏曰]此章述南仲北伐還師又承命西伐之事也○[安

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反覆言公義私情以勞之也

○喓喓草蟲喓於遥反趯趯阜螽趯他歷反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敕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降戶江反叶胡攻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爲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慶源輔氏曰]是詩凡言我者皆設爲將帥之言惟我心則降一句則

又是設爲將帥室家之言距室家之人皆以爲遣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也○【安成劉氏曰】此承上章述南仲北伐既還又伐西戎之功久出而未得歸以見室家然又述其室家之情以勞之也

卉許貴反　萋七西反　喈音皆叶居奚反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

祁巨移反　訊音信　還音旋

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華谷嚴氏曰】獨言玁狁者舉出師所主也○【安成劉氏曰】南仲始受命出師蓋以玁狁之難也此章述其凱還而以平玁狁爲言所以美其事之終而功之大此則述其歸日之歡情以勞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序大要在歸功將帥○【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玁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略地屠城輿尸喋血之事也

杕大計反　睆華板反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爲而不歸哉〔慶源輔氏曰〕日月陽止亦謂來年十月將歸時也述其室家之情不在言其思之而必曰王事靡盬焉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成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爲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或曰興也董子曰因其所感而興耳下章放此〔安成劉氏曰〕指二章而言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藍田呂氏曰〕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安成劉氏曰〕戍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章於杕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慶源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盬音古 母叶滿有反 幝大善反 痯古緩反叶古轉反

賦也。檀木堅宜爲車。幝幝敝貌。痯痯罷音皮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貽父母之憂也。〔慶源輔氏曰〕雖託於登山采杞以望其君子然又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非獨以室家之情而已也○〔三山呂氏曰〕此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然鴇羽下之人自訴其劳苦此下之人劳苦而上知之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華陽范氏曰〕車幝幝馬痯痯若見其將至矣○〔安成劉氏曰〕杞可采食而征夫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來叶六直反憂心孔疚疚叶訖力反期逝不至至叶朱力反而多爲恤卜筮偕偕叶舉里反止會言近近叶渠紀反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如何哉。〔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而多爲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而不至也故且卜且筮〔廬陵羅氏曰〕灼龜曰卜揲蓍曰筮揲實葉反蓍升脂反相襲俱作合言於繇直又反○〔廬陵羅氏曰〕蓍龜之辭也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慶源輔氏曰〕征夫不遠想料之辭也征夫近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者人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疚焉行者過期而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安成劉氏曰前三章皆述其室家私情而兼公義爲言卒章則又專劳之以私情犬槩與四牡采薇出車同本於公私情義以慰之也

鄭氏曰遣将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劳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劳率故美其功杕杜劳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三山呂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劳故三詩遣劳師役之事雖不同而叙其往反終始之情則一也○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上之人能知其下忠心委曲之情而形於歌詠則下悅之出車杕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其劳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鴇羽是也○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劳師劳役体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盖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誇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安成劉氏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出車杕杜也范氏之說兼論出車杕杜二詩也○豐城朱氏曰是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盖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有不言而圖喻者矣先王之於戍役叙其情而閔其劳所以悅之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是之謂乎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

考之其篇次當在此〔慶源輔氏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今正之說見華黍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廬陵李氏曰〕諸侯軒縣縣中者此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于磬南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寫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国故當時人胥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辞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惟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束哲補亡之無謂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

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盡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鼙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麗力馳反罶音柳與酒叶鱨音常鯊音沙叶蘇何反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為笱而承梁之空音孔者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埤雅曰今黃鱨魚也性浮而善飛躍故名曰揚也燕頭魚身頰骨正黃一名黃揚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濮氏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劍鞘吹沙小魚耳○埤雅曰鯊大而指狹圓而長有黑點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濮氏曰】言酒則殽隨之言物則所該者廣○【安成劉氏曰】此詩後三章所指物之多矣旨矣有矣即前之所言酒之且多且旨且有者也乃樂工極道主人所薦之物如此以見優賓之意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朱子曰】古人以魚爲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安成劉氏曰】若作賦体則詩中所言魚亦是當時所薦之羞也

鱧音禮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鮦也鮦同重二音又曰鯇音晥也【新安胡氏曰】嚴氏云毛郭皆以鱧爲鮦本草云今黑鮎魚道家以爲厭者也○【埤雅曰】今玄鱧也諸魚中唯此魚膽甘可食其首戴星夜則北向此詩鱨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其亭如此

○魚麗于罶鰋鯉（鰋音偃）君子有酒旨且有

興也鰋鮎也○本草注曰鮧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即鯷魚也鯷音題○[華谷嚴氏曰]毛以鮎釋鰋郭璞云各自一魚鰋今偃額白魚也只當言似鮎耳○埤雅曰鱨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皆備 有猶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嘉叶居何反）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偕叶舉里反）

賦也

○物其有矣（有叶羽已反）維其時矣（時叶上紙反）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慶源輔氏曰]後三章乃重歎前三章多旨有三字耳○[定宇陳氏曰]王應之云後三章衍前三章之辭前三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衍之辭皆曰物以見物之與酒稱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

樂[朱氏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意以譽賓如今燕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烝之承反 罩張教竹卓二音 樂五教歷各二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閒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烝然發語聲也罩篧側角反也[廬陵羅氏曰]爾雅疏今楚篧也以竹爲之或以薊故謂之楚篧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安成劉氏曰]詩言燕樂無綴既燕而又燕故知為道達主人樂賓之意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所諫反 衎苦旦反

興也汕樔（宗雅作巢並則交反）也以薄汕魚也（鄭氏曰樔今之撩罟也撩）撩（源勞二音）衎樂也

○南有樛木（樛居虬反）甘瓠（瓠音護）纍（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綏衣稀反）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鵻（鵻之誰反）烝然來（來叶六直反）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叶[illegible]反或如字）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慶源輔氏曰】詩中興躰同有此兩樣但此二章相比故於此發之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孔氏曰】思皆爲語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爲語助者止可協韻爲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崇丘

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爲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爲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祝古器物銘所謂用期萬壽用期眉壽萬年無疆則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容何傷乎

〇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慶源輔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爲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爲國之楨幹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爲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爲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疆界者也〇〔安成劉氏曰〕此章蓋亦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臺叶田飴反 萊叶陵之反 樂音洛 只音紙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須卽莎草也本草曰其實名香附子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〇〔陸氏曰〕萊南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君子指賓客也〇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疆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安成劉氏曰〕詩中所謂德音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也所謂壽考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陸氏曰〕杞山木而滑其子爲木蝨入藥○〔安成劉氏曰〕此章則專美其德也

栲音考 杻女九反 茂叶莫口反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也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安成劉氏曰〕医書以眉毛過垂眼下者爲壽長古人稱高壽者曰眉壽其於此歟此章又以祝其壽而美其德也

枸俱甫反 楰音庾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耇音苟叶果五反 艾五蓋反後叶下五反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直落反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啖音啗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本草一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啖亦可煎食如飴其子一名枳枸味如蜜以木作屋七中酒則味薄枸音矩○問枸〔朱子曰〕枳枸子建陽謂之背洪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吾鄉呼爲蕪穹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式矣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孔氏曰〕髮白而復黃面如凍梨之色保安艾養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又專祝其壽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辞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於爾後則不但爲今日計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圖肇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爰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由儀　說見魚麗

說見魚麗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華谷嚴氏曰蕭香蒿也荻也牛尾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安成劉氏曰左傳晉郤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殽于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恨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於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收中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交尚何能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爽叶師莊反）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爲龍爲光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慶源輔氏曰〕使天子以得見諸侯爲寵光則諸侯之德美可知矣故因以戒之曰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言使其德常如此而不至於有差爽焉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安成劉氏曰〕既褒美其德之光寵而祀頌其壽考安寧又於褒美之中寓其勸之戒之之意若曰德之下变然後壽而不忘德之虧者壽之虧也

泥乃禮反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豈開反叶去禮反）弟（弟待禮反）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音勗）羣公子秦鍼（音鉗）懼選之類（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臣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慶源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爲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

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濮氏曰]甚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安成劉氏曰]令德壽豈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而宜兄宜弟者又即不爽其德之本而所以爲教國人者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農奴同反）既見君子鞗革沖沖（鞗彭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沖敕弓反）

興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孔氏曰]鞗革皮爲之故曰鞗革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建安何氏曰]京山程云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軛也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奏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埤雅]曰鸞雌曰和雄曰鸞○[安成劉氏]曰[集傳]於駟驖以爲乘車之鸞在衡則此傳於鑣字恐當作衡字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安成劉氏曰]采菽二章文意亦然攸所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直減反 晞音希 厭於鹽反）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慶源輔氏]曰厭厭二字具安久足三義安固久久固足夜飲私燕也燕

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廬陵歐陽氏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故曰夜飲也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歡殷勤之意○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孔氏曰言在所尊卑之室○華谷嚴氏曰燕禮云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注云寢路寢也〕考成也〔慶源輔氏曰燕于路寢之中所以示親之之意載考謂成其禮既云成其禮則必無過當之事矣○安成劉氏曰在宗室而成燕禮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疊山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東萊呂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亂中無所主則爲麴蘖所迷矣○慶源輔氏曰莫不令德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也〕

椅於宜反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慶源輔氏】曰莫不令儀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莊氏曰朝而受正教】也王燕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問蓼蕭湛露二詩【朱子曰】文義也只如此却要諷詠實得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慶源輔氏曰】顯允明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其有

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略於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善此其所以為成德也皃醉則情或佚焉在宗則儀可令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為成禮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於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闕焉則臣之持身循不足也○【豐城朱氏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正美其德將面無醉也然則是詩也其亦襃美之中而又勉戒之哉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零四句

詩經大全七卷終

詩經大全七卷終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零四句

新鍥太史衆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八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兮弨尺昭反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貺虛王反

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孔氏曰弓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色赤旅弓色黑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典彤弓之名夏官司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注往來躰若一曰唐弓大弓勞者勤勞王事也弨弛貌孔氏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躰反也○華谷嚴氏曰賜弓不張貺與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殽牲俎豆盛於食燕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爲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後之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賜弄臣者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尋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縊死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爲太師號上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兵犯闕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廬陵羅氏曰易云屯其膏謂德澤不下也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刓平声而不忍予者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爲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嘔凶于反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喜叶去声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賦也載抗之也〔安成劉氏曰〕載彤弓於弓檠抗弓弛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孔氏曰〕勸謂勸其功也○〔臨川王氏曰〕尊而右之也○〔疊山謝氏曰〕

古人以右爲尊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櫜古刀反叶古号反）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醻之

賦也櫜韜好說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疊山謝氏曰〕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醻所以見其意之厚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咏歎以加重焉耳櫜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貺醻厚於右右尊於饗○〔廬陵彭氏曰〕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與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措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音慨）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

與後世强臣拜輒行者異矣【周礼大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夌上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〇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溫屢求北伐詔書不听溫拜表輒行安帝隆安三年孫恩臨會稽苛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菁子丁反　莪五何反　樂音洛　儀叶五何反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本草注曰一名莪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弯〇陸氏曰生澤田漸洳之處】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〇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慶源輔氏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礼儀矣見賢而樂礼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〇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沚音止

興也【潛室陳氏曰此篇朱子舊以爲比今改爲興而下文無存此說矣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失改今悉正之】中沚沚中也

〇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孔氏曰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鄭因經廣辭爲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追言其未見之時心之不定既見之後則休休然而安定矣其意味亦深長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嚴氏曰〕詩言六月徂暑則爲夏正可知○〔須溪劉氏曰〕以爲未月極是閒以子月爲歲首而月數未嘗改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東萊呂氏曰〕鄭氏云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音昧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周禮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廬陵李氏曰〕皮去毛熟治曰韋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韎韋則弁亦韎韋也皮弁服素裳白舄則弁服亦與之同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

○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安成劉氏曰據詩文至于涇陽而言也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疊山謝氏曰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强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矣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豐城朱氏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以獫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爲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爲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爲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

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比毗志反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釋文曰比齊同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强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

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孔氏曰戎事尚強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故曰四騏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馬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也○廬陵彭氏曰陳氏云以厲王大亂之餘而支後從之患意其必倉卒不暇為計而今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脩器械之備非一日也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疊山謝氏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華陽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也○慶源輔氏曰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卻玁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宜先王之中興也○豐城朱氏曰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

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夫惟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玁狁匪茹整居（茹如豫反）焦穫（穫音護）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耀州三原縣今隸陝西西安府）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前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嚴氏〕曰鎬非豐鎬之鎬）○方疑即朔方也（〔安成劉氏〕曰南

仲亦以玁狁之難往城于方靈夏等州之地則此玁狁所侵者疑即其地也）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曰水北曰陽）在豐鎬之西北（豐鎬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東萊呂氏〕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白旆繼旐者也（〔曹氏〕曰白帛也白旆以絳白爲旆也以帛續旐末爲燕尾者則旆之）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史記三王世家注曰綿要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幔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臨川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疊山謝氏〕曰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元戎啓行可以摧鋒破陣左傳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

勝矣〔安成劉氏曰〕左傳云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玁狁爲愆而聲罪致討且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玁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鋭進則律而臧矣此所以爲宣王中興之師也歟○〔豐城朱氏曰〕玁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齊既盤據於焦穫之問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馬其深入爲寇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旐選鋒鋭以壞之然謂之十乘則爲馬四十匹中士三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後從之難也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輊竹二反　軒音玄　四牡既佶，既佶且佶其乙反

閑。閑音閒叶胡田反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

憲。憲叶許言反

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孔氏曰〕凡車之勢一低一高。佶，壯健貌。〔豐山謝氏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輊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鬪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矣。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曲陽縣。即今太原府陽曲縣隸山西。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前漢書玁狁曰宣王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敺之而已。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慶源〕

輔氏曰此章則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馬之壯徤而閑習逐出獫狁至於太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兼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以之爲法哉○疊山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胄分爲兩途愚懦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爲萬邦之法則者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途也此伐可見其武崧高烝民詩可見其文○廬陵曹氏曰夫服遠之道固在於兵威之盛而尤在於德望之隆恃兵威之盛而有窮黷之心非所以爲服遠之道也今吉甫之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萬邦皆以之爲法焉則所謂獫狁者遂出至於太原而已亦何恃乎窮追哉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則固無以威敵矣雖窮師黷武豈能有成功哉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嚴氏曰鼈龜屬俗呼團魚炰火熟之名膾細切肉也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臨川王氏曰忠也者移孝以爲之者也順也者移友而爲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朝與宴若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獫狁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爲賓則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於武功爲羨矣然此但爲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豐城朱氏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詩人羨吉甫之燕而并及

乎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請貫於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攘之功何自立哉

六月六章章八句藍田呂氏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從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從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又曰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畧而不盡○定山謝氏曰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三章曰四牡脩廣五章曰戎車既安四牡既信西北平原廣野皋月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爲重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芑音起　菑側其反　涖音利　乘尋承反　奭許力反　茀音弗　鞗音條

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烝爲茹即今苦蕒菜蕒音買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頴會曰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孔氏曰菑者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災是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安成劉氏曰兵車戰鬬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

士卒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廐養五人供給五人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朱子曰】孔氏以為蓋起鄉遂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過詩人但言極其盛而稱之也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眉山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彼茅蒐染而為奭故知赤貌也簟笰以方文竹簟為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與盤同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央上声也【孔氏曰】五路惟金有鉤以金為之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鄭氏曰】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罽音計織毛為之鞗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朱子曰】南征荊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鬭故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薄言采芑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位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軧祈支反錯衡衡[illegible]郎反八鸞瑲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

珩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廬陵彭氏曰]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錯衡鸞皆以爲耳目之懽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黄朱之芾也[孔氏曰]諸侯黄朱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蔥蒼色如蔥者也珩佩首横玉也禮三命赤芾蔥珩[孔氏曰]三命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劔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祐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廬陵彭氏曰]此與上章言方叔師兵之時其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其勝敵也必矣○[慶源輔氏曰]首章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與師衆之所以扞禦夫敵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旐央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旗儀之鮮明也先言涖止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乘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脩二章約軝錯衡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崇而方叔之威嚴整服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其與後世以一勇之夫爲民之司命者異矣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

鴥惟必反　隼息允反

闐（徒顛反）

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爾雅曰一名雀鷹）戾至爰於也
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
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孔氏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又云鐲鉦也則鐲鐃俱得以鉦名之鐲似小鍾鐃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非那臨陣獨然此又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濮氏曰】周礼云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即無鉦名則鐲鐃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故詩云然）
鞫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

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孔氏曰】治兵尚威武也振旅反尊卑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後常法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鄭氏曰】戰止又復鼓闐闐然【孔氏曰】闐闐衆行聲也）【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程子曰】隼之急戾亦集于所止與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餙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興其猛鷙又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将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声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
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

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嘽吐丹反焞土雷反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安成劉氏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則師非所謂丈人所謂長子者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爾雅注曰霆雷之急疾者謂霹靂]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將董大衆荊人自服不待戰而屈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東加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詩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優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苟云乎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毫毛]戎事齊力尚強也[孔氏曰齊其馬力]田獵齊足尚疾也[孔氏曰齊其馬足]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illegible]其禮至於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illegible]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illegible]

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朱子曰]好田獵之古人亦多刺之肰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矣首章汎言将往東都也[慶源輔氏曰]車以爲善馬以齊同爲成章既言其攻與同矣故二章但言其善與盛也[豐城朱氏曰]車攻馬同汎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脩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克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好叶許厚反 阜叶符有反 草叶此苟反 狩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后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内故往田也[安成劉氏曰]宣王嘗封庶弟于西都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于東都然後圃田爲鄭地○開封府中牟縣今隷河南○此章指言将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苗叶音毛 囂五刀反

賦也之子有司也[朱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東萊呂氏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

鄗之間上季設七麋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騶奮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〇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孔氏曰〕言選車徒備器械搏取禽獸于敖地也〇〔東萊呂氏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〇〔慶源輔氏曰〕選徒囂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旐旄馬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迎曰搏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

〇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臨川王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涖其臣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金舃赤舃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會同則赤芾也

服也〔鄭氏曰〕金舃黃赤色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曰〕時見言無常期殷衆也繹陳列聯屬之貌也〇此章言諸侯來會朝于東都也〔廬陵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都車馬盛而儀衛嚴會同絡繹不絕此可見人心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〇決拾既佽佽音次與柴叶弓矢既調調讀如同與同叶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華谷嚴氏〕

〔曰〕決即詩芄蘭所謂韘也○〔孔氏曰〕周禮繕人注云拾鞲扞也著左臂裏佽比也〔鄭氏曰〕謂手指相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廬山謝氏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弦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視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孔氏曰〕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同協也柴說文作祡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破（彼寄普過二反）

○四牡既駕兩驂不猗（於寄于箇二反）不失其馳（叶徒臥反）舍（音捨）矢如破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安成劉氏曰〕五馭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卽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嚴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慶源輔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又曰四黃與六月此物四驪同義可見其馬之有餘矣○〔臨川王氏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倚御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鄭氏曰〕射者之工也矢發則中如推碎物也○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庖蒲交反 盈音）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孔氏曰軍旅齊肅惟見聞蕭蕭然馬鳴之聲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諠譁者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不驚言比匹志反至也卒事終事也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音剪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擇取三等自左膘音漂而射之達於右腢音愚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釋文曰膘脅後髀前肉也腢肩前上殺中心死疾鮮絜也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孔氏曰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以其遠心死差遲肉已微惡射左髀補米步米二反達于右䯚音杳為下殺以充

君庖孔氏曰髀股外廉水膁音兼也右䯚古脅䯚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于澤宮中者取之禮記射義注曰澤宮名所以擇士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貢士也皆先令習射于澤已乃射于射宮課中否也○穀梁傳曰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

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九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鄭氏曰反其言而美之○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須禽均也慶源輔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無始終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禮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之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聞音問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慶源輔氏曰聞師之纖而不聞其聲則可見其師律之嚴肅大凡行軍用師要須如此方可不然皆苟道也章末二句乃美宣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廬陵彭氏曰宣王治兵之法其見於田獵已如此詩人固信其太有成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安成劉氏曰楚辭集註云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今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此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車舝公劉卒章皆然○豐城朱氏曰存于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于外而有內脩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以徃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安成劉氏曰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僃將徃東都甫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為四章章八句也

吉日維戊戊叶莫孔反既伯既禱禱叶丁口反田車既好好叶許口反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孔氏曰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醜衆也。謂禽獸之群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孔氏曰常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麀音攸 麌魚矩反 沮七徐反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孔氏曰外事以剛日○禮記曲禮注曰出郊爲外事差擇齊其足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差馬同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同聚也。麀牝也。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内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常流入鄜音孚坊。至同州入河也。三山李氏曰古說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安成劉氏曰此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彼則狩于東都此則狩于西都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 儦表驕反 俟叶于紀反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趣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群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安成劉氏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柴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挾子洽頰二反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豝音巴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死○安成劉氏曰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去声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五齊周禮酒正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醴猶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言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疊山謝氏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句不盈角有司以進賓客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群臣也先王禮群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安成劉氏曰此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一章言祭禱馬祖以爲田獵之備也二章言取擇其地以爲田獵之所也三章言相與悉力以共田獵之事爲天子之樂也四章言既獵而以其所得之獸供俎實使天子得與賓客燕飲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慶源輔氏曰東萊之說固善而朱子又敗動數宇允切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爲楽也綜理之周祭禱以講纖也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醻之學無一不至也○安成劉氏曰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于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旄旌車旆之倫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囂囂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声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掌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禱頒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可見其綜理之周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曰俱是水鳥其實鴻大而鴈小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臨川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

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眉山蘇氏曰】人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徙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慶源輔氏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无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堵丁古反　劬叶豈朗反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孔氏曰】板廣二尺故周礼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嗸五刀反　驕叶音高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閑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謡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慶源輔氏曰】盖非明知者真能体恤我前日之情則

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爲閑暇而宣驕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下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爱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泽者矣宣王之劳來還定安集其有得于文王之家法也欸劬劳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盖哀恤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爲劳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爲宣驕也

將七羊反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其音基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朝海胡氏曰】説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于門內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于庭燎之光明司烜供之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注曰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令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

艾音乂又如字　晣之世反與艾叶

鸞聲噦噦（噦呼會反）

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臨川王氏曰〕其光衰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安成劉氏曰〕首章述王初問此章再問恐亦如齊風雞鳴之例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鄉許亮反）庭燎有煇（煇許云反）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鄉晨近曉也〔瀫海胡氏曰〕從夜未央至未盡從未盡至鄉明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朱子曰〕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有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鄭氏曰〕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于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

沔彼流水（沔綿善反）朝宗于海（朝直遙反　海叶虎洧反）鴥彼飛隼（鴥惟必反　隼息允反）載飛載止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友叶羽軌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孔氏曰〕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九峯蔡氏曰〕水勢橫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

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疊山謝氏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乱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行叶户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慶源輔氏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慶源輔氏曰〕哀亂之世訛言繁興使人無所適從而卒歸于危亡禍敗此所以嘆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先生所謂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者深得其意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自修之事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定宇陳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聞音問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檀叶徒沿反下同其下維蘀蘀音託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数至九喻深遠也○釋文曰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釋文曰澤曲曰臯見捲阿註蘀落也藍田呂氏曰落葉穢雜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慶源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托物而爲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托物以諷也蓋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之誠身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之明善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力去私欲之蔽也夫必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廬陵曹氏曰天下之理散于萬事若能反于身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爲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檀蘀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之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

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孔氏曰】陸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樹皮斑者是楮白者是穀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温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麄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程子曰】邵子云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他山之石其小人之才乎○【疊山謝氏曰】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山石而攻玉猶小人謗君子之無德所以儆君子而進于德欺君子之無才所以儆君子而勉爲全才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全不發露○【三山呂氏曰】二章殊無一句露已意其詩最難曉○【豐城朱氏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揜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于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夫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己無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爲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脱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詩經大全八卷 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